



通鑑續編卷第十

丙寅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

遼大安二年夏
天安禮定元年

春二月邈川首領

董氈卒養子阿里骨嗣

閏月蔡確免

右司諫王覲上疏
言國家安危治亂

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
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

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
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寃獄

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
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

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以司馬光為尚書
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左僕射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
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

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
屬公既而詔免朝觀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

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

敕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

役法免役法行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

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初免役雖均敷顧直不能不取之民

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為變

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顧直為額而展敷二分以備

吏祿水旱之用群臣每以為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

堅由是聚斂小人乘此增取歲入加多民罹其害司馬光

執政遂上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

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

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

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

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

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歛愈重自行免役法

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

於顧役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

苗免役賦歛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

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伐

桑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

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差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

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

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

二

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缺役錢廣積寬剝此五害也今
莫若直降敕命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
元年以前舊法入算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惟願身
自供役計墾可任者願代有通逃失陷願者任之惟願身
一役最號重禁因有因而破產者為始作助役法今衙
前仍行差法陪償所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
即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軍丁女戶有屋產月收賦直可
十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
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為準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後使即
以支給尚慮接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
其可否可則逐戶如未嘗盡縣許五日具措書上之州各
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
之救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歲久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
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少擾提舉
官專以多斂役錢為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
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章博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
之呂公著言博學大夫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及呂大防詳
定於是詔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及呂大防詳

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
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得緣為
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
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
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
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
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
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差法可願不可差策不當於願役
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
民何必改法光色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
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試昔聞公道其詳豈
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
一違者言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
有行之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參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

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丞。以安燾知樞密院事。以李常為三部尚書。常為戶部尚書

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實于司馬光光曰用常章惇免論惇

主邦計則人知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司馬光爭辨役法于太后簾前語甚悖戾后怒斥知汝州

罷諸州常立管勾官。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時司馬

改熙豐之法純仁曰三月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自是役人

去其泰甚者可也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願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惟

謂司馬光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

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

矣役議或難廻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

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

如少年合安石以速論鄧綰李定罪放于滁州其姦也論

富貴哉光深謝之

范子淵罪貶知峽州。初御史呂陶劾司馬

壓婦之人溺死無算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再改峽州

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

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顯弟也

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

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踰其行義曰伏見河南

五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

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召為校書

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君與臣化與心

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勉以

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鉅曆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

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

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

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置說理所來得罪者

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自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夏四月韓維免御史中

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觀朱光庭等連章論

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王安石卒司空封荆國公

烈厚自奉養世以此晉何曾王安石卒司空封荆國公

不為大議論高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奉至倫或衣

安石議論高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奉至倫或衣

事無可志自信所見執意不回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

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誦甚者謂天

今名以終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

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

之心卒之群姦嗣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詔太師致

唐流毒四海焉

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彥博致仕居洛司馬

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

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

渥彥博年詔舉經明行脩之士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

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

違犯名教及賊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則自不敢妄舉

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謹惟擢玷缺外聞

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赴闕哀臨

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

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民困

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遂命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從

六月置春秋博士從禮部之請也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惠卿知

右司諫蘇轍王覲歷數其姦請投界四裔以禦魍魎中丞許

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佳弄

與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革其制曰

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

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

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

國害民平昔擗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

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愷宰予尚寬

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憲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

鄧綰李定蒲宗孟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巳范純仁言

于太后曰舒人之過不宜太深右然之欲下詔慰安反側

呂公著復勸焉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

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累後

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秋七月立十

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科舉士法宋制銓法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

於此而短於彼雖皇變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
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
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寧相職
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怪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
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
有位違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
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
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
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
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博學可備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
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
七曰文章典潔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
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
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獄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
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
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勳文昭武將軍至待制每歲須於
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簿記之異時有事須
付印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利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

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
慎所舉得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
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
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
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誠無所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以呂大防為
舉謹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皆從之

尚書左丞○陸師閔有罪貶主管東嶽廟中丞劉摯右司

提舉成都永興路權茶陸師閔增場權茶其害過於市易
乃貶師閔而遣戶部郎中黃庶使蜀按察廉言師閔所為
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氓將受其
敝請權熙秦茶勿改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
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吳居厚有罪黃州安置以鮮于侁
萬八千匹朝廷從之

為京東轉運使京東轉運使吳居厚掎斂虐害東人不堪
詔貶成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以鮮于侁

尚書左丞 二 訓導錢如頃校正

代之司馬光言于朝曰以先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周弊已甚須先往救之安得如先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見先重臨如得慈父母於是悉寬夏國主秉常卒子乾苛細官無廢事而民獲安其生焉

順立帝即位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禁神宗不許及今既許其內附豈宜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天子即位我甲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

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耻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為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使於今日乎羣臣

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

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欲棄之豈不輕於外夷耶邢恕亦以為言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孫路問之

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然後可以扞蔽君指以予敵一境今

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同聿謨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皆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遂遣

穆衍往吊祭尋遣使八月詔復常車舊法罷青苗錢司馬

封乾順為夏國主八月詔復常車舊法罷青苗錢司馬

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欵出息

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

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言均取

觀蘇轍交章極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

未行赦君指以君字用殊筆改

禁抑配則無害也法未嘗不禁抑配

亦足若令分外得良法也會臺諫王大悟力疾請對太

驗時糴糶青苗錢郎司馬光卒虛時已以

作若字

未行赦君指以君字用殊筆改

訓導錢如煇

代之司馬光言于朝曰以先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弊已甚須先往救之安得如先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見先重臨如得慈父母於是悉寬

順立帝即位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禁神宗不許及

今既許其內附豈宜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若皆是我田

益不若以武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新恭順無

猶有見小已而與之其為國家耻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

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為北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

之先帝有武功今無故欲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耶

邢恕亦以為言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孫路問之路挾輿地

圖示光曰自熙州通遠至熙州才通一徑熙州之比已接夏境今

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同輩謀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

用兵所得城若待歸我永樂陷鞏民當盡盡以給還遂遣

封乾順為夏國主八月詔復常車舊法罷青苗錢司馬

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

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

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言均取

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

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止也

而其為害也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

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

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

巖叟朱光庭王觀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

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

次隨納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虛時已以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

訓導子錢如頃

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
 不吝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多以為成光
 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
 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贈
 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
 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
 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
 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宛鄉民聞之告積
 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行至則康
 疾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
 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不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
 無所不通惟不善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
 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刻
 華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險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
 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
 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子光書曰昔

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
 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
 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
 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
 市場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
 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
 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
 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
 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
 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
 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
 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
 而不可安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知其入故其法能
 行今欲採前日之故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
 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
 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
 將復澁况米廢乎市場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
 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

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
後竟如其慮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
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
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
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以蘇軾為翰林
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講每經
導觀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
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
學士曰何以遷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
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
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
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
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
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特與之書曰夫言語
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
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
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
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
非是入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
張璪免諫官王觀御史呂
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言環姦邪便佞善覓
樂音

未三行 上幸行 仰 抑

今十月以王令圖

反又以知澶州王
江至滑州決口相
開直河并發河
令圖亦以為言

於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

聖公鴻臚卿孔子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
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繼帛以奉先祀至於國朝益加

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
後竟如其慮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
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
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
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以蘇軾為翰林
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講每經
導觀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
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
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
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
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
才奇才但求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
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
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大言語
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
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乎文是其所

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
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
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張璪免諫官王觀御史呂
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言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
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不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
在高位德之賊也中丞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
隨王珪黨章惇誦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
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不可
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冬十月以王令圖

領都水事

河北水災詔秘書監張問相度又以知澶州王
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

視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
分引水勢八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言
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未

於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

聖公鴻臚卿孔子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
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繡帛以奉先祀至於國朝益加

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
故都於名為不正請自今罷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
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十一月以
國子監書立學聖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摯為中丞數月正
色彈劾多所與黜

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詢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
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
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
也懷邪褻望隨勢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
此用人則作宣光殿于景靈宮奉安神宗以范鎮為門下
國家何憂

侍郎鎮雖不拜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復勸止之遂固辭
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夷遇
人必以誠恭倫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
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其學
本六經口不遺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

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
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任天
下之重而鎮疑然如山確乎其
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二年遼大安三年夏崇宗
春正月詔母以老莊列子命

題試士時科舉專用王安石
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
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
不得用學者至不誦

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
精熟者輒中第故科舉益弊
呂公著請令禁主司不得以
老莊列書命題舉子不得以

中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
今夏四月詔太師文彥博十
諸儒說母得專取王氏詔從
之

日一朝議事都堂致仕故也
以徐州處士陳師道為毫

州司戶參軍師道高介有節
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復
或經日不炊晏如也以蘇軾
薦授是職

賢良方正等科李清臣免
時釐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
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卯下

通鑑纂要卷一百一

十一

毛

五月夏人寇南川皆圍之。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

○六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夏人寇鎮戎軍。進封李乾德為南平王。韓維罷維

被維出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

端臣竊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嚴以諷諫然多

玩侮於是願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

劾賦試館職策問謗訕賦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

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由是有洛蜀二

黨之說右司諫王觀言賦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尔若悉

考同異深究熾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

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

純仁亦言賦無罪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

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

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呂公著問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

后不當獨坐公著奏之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

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

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

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

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

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

惟呂大防秦人竊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

帝問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入為茲則小人

指君子為黨蓋義之與比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

黨禍熄矣因具君授西蕃首領心年欽羶銀州團練使温

溪心瓜州團練使。夏人寇三川涇原師敗之。西蕃阿

里骨誘鬼章青宜結據洮州以叛种誼執之歸于京師阿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毛

賈易知廣德軍易為右司諫會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冬十月貶知懷州

賈易知廣德軍易為右司諫會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

文彥博太后怒罷易諫職出知懷州及

三年四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夏四月以呂公著為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時遣劉奉世冊夏主乾順御史張舜

孫升上言均韓川梁壽皆論舜民無罪而右司諫賈易論

毀中待御史呂陶不爭之以深譴公著以為言易止罷出知

懷州同列問之公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願主上春

秋方盛慮異時有進朕說莫不歎服至是以老懇辭位乃

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第下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

政會議凡三省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

其出而以時蓋異禮也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

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

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訟以搖時政鴻臚丞

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

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

微見災之至憂也今日天下之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

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

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

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

辰戌

通鑑綱目卷十

十二

訓導錢如墳校正

然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為門下侍郎

劉摯為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瞻僉

書樞密院事大防朴厚意直不植黨朋純仁務以博大開

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

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

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

辨於簾前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

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

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

人相繼捕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

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上

之然竟出觀知潤州秋九月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而宗愈居位如故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冬十一月遣吏部侍郎

范百祿等行河王孝先領都水請從王令圖議脩減水河

言之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

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

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徒倖萬

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范安燾等謂河

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王存言方今公私困乏

柰何興此大役以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

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

石晉末豈無黃河為阻耶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此

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

項時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

與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百祿等

上言東西二河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願罷有害

無利之役况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不可回願罷有害

下固無一定於是詔罷回河及脩減水河閏十二月蜀郡

公范鎮卒。初置六曹尚書權官。戶部獻天下民數下

訓道錢如瑱校正

上戶部主戶千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一

巳巳

四年

遼大安

春正月罷回河役

二月呂公著卒

公著薨年七十

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閱文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厚王安石不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覺

安世等

翰林學士蘇軾乞罷許之

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

州而以其弟轍代為學士

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

言以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

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

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

後富貴且凡人之道學莫不於少時令聖質日長數年之

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曰以天

心時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既而

南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夏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為

兩科以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

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

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詩書

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語

孟子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

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

記周禮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

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

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如詩賦科亦

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

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

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

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

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且勿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

秘學令天下學官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

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實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五

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月安置光祿卿蔡確于新州貶御史中丞李常中書舍

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于遠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

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

論其用却更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

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言確怨謗大不敬乞正其罪詔確具

析自辨甚悉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

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

諫論之不置執政議寘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爭之

未决文彦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太防曰此路自軋輿

監書局編卷一

一六

聽中丞李常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待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許之風亦坐貶知汝州確至新未幾卒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存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彦許將為尚書左右丞忠彦琦之子也秋七月安燾以母喪

去位○冬十月御通英殿聽讀三朝寶訓呂大防見帝年為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通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撫軋與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通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揭封為上林苑

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

尔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

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

進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

進且曰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

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十一月

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傳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以

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初祖禹為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

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

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五年遼太安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葭蘆采脂

午庚

浮圖安疆四若還之

夏人來歸示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四若還之復得地益驕

太師文彥博復致仕

彥博居政府無歲不來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為

不然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文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

先是遼使取律永昌來蘇軾館之與永昌八觀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

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所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所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

也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尚書

左丞

忠彥嘗與傳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便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

協諄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

緣公無顯惡大過望夏四月孫固卒固宅心誠粹不喜營令就職太后從之

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傳堯俞每言孫公之淳德司馬公之清節五月詔具役法

利害以聞

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去便昔日領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當幾何更以

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顧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

籍不明重輕無準紳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額二法便者

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

看詳具利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無豐舊臣爭起邪說以

害以聞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謂傳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

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

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
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頑靡之俗
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
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折慰則
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
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
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
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
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
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
輟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
秋七月夏人來議疆事

○冬十一月罷提舉脩河司。十二月許將罷

六年遼大安七年 夏 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蘇

轍為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

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
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西進言于帝

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

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上下

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
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

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

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以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軾

基也不可不察太后深然之以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軾

杭甚有惠政民感其德家有畫像且作生祠以報三月呂

之召為吏部尚書未至會弟轍拜右丞故易是命
大防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夏四月復置通禮
科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禮熙寧中嘗夏人寇熙河
蘭岷廊延等路。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六月罷翰林

學士承旨蘇軾

中丞趙君錫侍御史賈易與軾有隙力攻軾

軾知秋七月復制置解隨使

詔檢察群臣父不葬親者

詔御史臺臣僚親亡十年不葬

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察

九月夏人寇麟府州

冬十月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

帝朝獻景靈宮還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一幸焉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建小學于京師

以教諸王子弟

十一月劉摯罷

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

銳觸機疎發不為利休戚感訪自初輔政至為相脩嚴憲法難白邪正尊以人物憂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昌大防

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明護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

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求州酒稅以書抵摯華故與善

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旅東齊

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

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嘗交章論摯及得書因

笑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

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觀後福且論王

嚴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韓川趙君錫孫升王觀曾肇賈

易揚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龔原劉

聚揚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雄孫路

王子韶吳立禮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知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

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

卒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畧

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

君來父矣將以代制諫院虞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

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

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

謂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

至是乎遷生女直屬部畔節度使効里鉢平之効里鉢

也其叔父跋黑有異志効里鉢慮其為變不使將兵但為

部長跋黑遂誘國相雅達之子恒跋散達及烏春富謀罕

為亂且間屬部使貳曾効里鉢市被甲九十手加吉部烏

春將託此為兵端効一里鉢聞而還其甲於是部人流言曰

皆乃伴為具裝欲有死則附効里鉢聞是語思察向

者莫知虛實有得於以里之室者有保於効里鉢之室者

効里鉢乃盡得兄弟如歸同情彼此之情間數年烏春攻

而至於効里鉢遣其弟頗刺淑禦恒跋于南而自拒烏春于

北頗刺淑屢敗請和于恒跋不獲命烏春以文雨解去効

里鉢乃率眾嚴恒跋散達之家焚滅之殺百餘人而還與

頗刺淑合恒跋散達大集諸部復至効里鉢乃遣頗刺淑

求援于遼辭不貸借兵于海姑兄弟會跋黑食於愛妾之

被散達之兵已至効里鉢謂辭不失曰汝先陣于脫察改

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即棄旗決戰死生惟在今日命不

足惜因馳至陣時恒跋散達盛強効里鉢之士未戰而懼

皆植立無人色効里鉢陽陽如平常令士卒解甲少憇以

水沃面調麩水飲之有頃訓勵士卒軍勢復振乃避眾獨

引其弟盈歌謂曰今日之事若勝則已萬一有不勝吾必

無生汝今介馬遙觀勿預戰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顧

慈親戚亟馳馬奔告汝兄頗刺淑于遠繫籍受印乞師以

報此讎語畢袒袖不被甲以縋絕垂欄前後心韋弓提劍

三場旗三鳴鼓棄旗搏戰身為軍鋒突入敵陣衆從之辭

不失從後奮擊大敗之乘勝逐至北隘旬死者如仆麻破

多吐水水為之赤棄車甲馬牛軍食如山効里鉢曰今日
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雖縱之去敗軍之氣
沒世不振乃引還効里鉢視其戰地馳突成大路濶且三
十靡手殺九人自相重積人皆異之桓叔散達自此不能
復聚遂各以其屬降于効里鉢於是舊部悉歸唯幹勒部
人孟乃不從結烏春窩謀罕舉兵頗刺淑與戰敗之獲孟
乃獻之于遼臘酷麻產復叛効里鉢敗之擒臘酷及石顯
子婆諸刊皆獻諸遼遂與歡都合兵嶺東會烏春死窩謀
罕敗走因破其城盡俘獲之以
幼差次分賜諸將校軍士焉

壬申
七年遼大安春三月以程順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順辭

遂差管勾崇福宮願入朝懇不肯靜太后納之故改是

命詔祖禹言願經術行義天下共知馬光呂公著豈
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
故如言者所指狀也乃以呂大防兼皇后六禮使夏四月

立孟氏為皇后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閣門祗候

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
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
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
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韓
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策使蘇轍趙宗景充告
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禄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充納
吉使梁燾鄭雍充納系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
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后功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
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五月王巖叟罷為朋黨出知鄭州
憂變必此人當之

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効里鉢卒弟頗刺淑嗣効里鉢自嶺

頗刺淑請後事効里鉢曰汝惟後我三年頗刺淑曰吾兄
至此亦不與我好言乃叩地而哭効里鉢妻挈懶氏哭不
止効里鉢謂曰勿哭汝惟後我一歲耳俄呼弟盈歌謂曰
烏雅束柔弱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頗刺淑

為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凝寒不縮栗動止不回顧每戰未嘗被甲嚴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因敗為功變弱為強既破桓赦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自此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勅極烈云劾里鉢有子十一人長曰烏雅東曰阿骨打曰幹帶曰吳乞買曰斜也曰幹賽曰幹者曰烏故乃曰閣母曰查刺曰烏特明年挈懶氏果死○頗刺淑在父兄時號國相自幼機敏善辨及居位盡心輔其兄諸部之叛立功為多尤能知遼人國政民情効里鉢專委以遼事頗刺淑每白事於遼遼官皆令遠跪陳辭譯者傳致之往往為譯者錯亂頗刺淑欲得自前委曲言之故先不以實告譯者譯者惑之不得已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為籌枚數其事而陳之官吏聽者皆愕然問其故則為卑辭以對曰鄙陋無文故如此遼人以為實然不復疑之是以所訴無不如意及讓位時蘇產尚據直屋鎧水頗刺淑遣烏雅東阿骨打攻殺之獻馘于遼遼以盈歌為詳穩自是部內平壹曰益富強矣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

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兼書院事蘇轍范百祿為門下

中書侍郎○置廣文館以待四方游士秋九月以蘇軾為

兵部尚書兼侍讀州召還冬十二月以蘇軾為禮部尚書

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賈易知宣州侍御史賈易劾軾在揚題詩以

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豐之政其弟轍早應制科試文謬不應格幸

而濫進與軾昔皆誹謗先帝無人臣之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太后薄易之為人出知宣州蘇頌上言易在御

史名敢言不宜下遷為州與呂大防力爭太后不聽

八年九年春三月蘇頌罷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附

留詔命頌遣力求罷頌器局閣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

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
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
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須奏后已必再稟帝深重之
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范百禄

罷詔御策進士復兼賦詩論

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
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士

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負摠二千一百餘
人而不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夏四月夏人

乞以蘭州易塞門若不許五月貶董敦逸黃慶基為轉

運判官

敦逸慶基為御史言蘇軾昔為中書舍人制誥中
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

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
意本欲富國強兵鞭撻不庭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

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
因民所欲隨事採改蓋事

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
歛傷民昭帝嗣位傳來衆

議多所寢罷明帝尚察屢興修
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

悅服未有以為誇毀也至如本
朝真宗即位施放通欠以

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
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

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
士大夫有以為誇毀先帝

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
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

朝廷意極不善蘇轍復奏曰臣
嘗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

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
帝堯之仁姑試伯絲終焉

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
是誇毀先帝者邪臣聞先

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政但
未暇改尔元祐更改蓋追

述先帝美意太后曰先帝追悔
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

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
皇帝宜深知六月梁燾罷

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
路轉運判官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若以地界未定累
遣使以為言詔二府議燾

引按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
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

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鬼
多矣帝嘗令密訪人材燾

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
人才非臣所敢當也固問

之燾曰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
知也但須識別邪正公天

下之善惡圖任舊人申堅正純
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

惡之言以移聖意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純仁謝

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

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

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

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

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為諫議大夫九月太皇

太后高氏崩太后召用故老各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若

下今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符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

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冊寶于文德殿后曰毋后當

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崇政足矣臨朝九

年中冬十月帝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太后既

堯舜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

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

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

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帝

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

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

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

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離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

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亟言惑聽者付之

通鑑綱目卷十

七十四

馮敬刊

天下幸甚帝然之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純仁謝

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

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

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

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

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為諫議大夫九月太皇

太后高氏崩太后召用故老各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若

下今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符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

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冊寶于文德殿后曰毋后當

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崇政足矣臨朝九

年中冬十月帝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太后既

堯舜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

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

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

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帝

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

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

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

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離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

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亟言惑聽者付之

通鑑綱目卷十

七十四

馮敬刊

河章淳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中諤興造西
 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
 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
 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
 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此屋思亂
 賴陛下與先后起而陳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
 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脩改法度為是如
 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
 復振矣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
 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
 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
 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
 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
 以致民害然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會群小
 力耕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
 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

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不務微而行以誠薄俗韓忠彥亦
 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群臣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
 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
 進曰太皇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唯恐不盡萬一有姦
 邪不正之人謂某人宜復用其事宜復行端明殿侍讀學
 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宗更法立制
 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詔進帝即召對詢以
 先朝故臣孰可任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
 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詔
 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
 復章惇呂惠卿官秩能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安
 諫不可復二人官故也

戊甲

紹聖元年遼大安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

有正五費編卷一

七十一

為尚書右丞

潤甫嘗陳武三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呂大防罷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

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

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

策進士于集英殿蘇轍罷

廷試進士李清

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

以柔遠也而蒞夷之患未弭強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

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

意蓋黜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

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請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

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

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

之費出賣坊場願募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

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

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

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

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

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
 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輟下殿待罪
 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輟
 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
 如僕鄧綽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
 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純
 曰轍所論事與時出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
 多異至是謝曰公卿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
 進士對策考官第一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揚畏覆考乃悉
 論與國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曾布增損
 是變矣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曾布增損
 法令繼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翰林學
 士范祖禹乞罷許之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
 適英守經樓正獻惇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
 則命子承傳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

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蔡然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元豐末商
 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以張商英為右正言英為開封
 推官帝初即位稍入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
 為孝乎復屢詣執事求進且為度詞貽蘇軾有老僧欲住
 烏寺呵佛罵祖觀其求進且為度詞貽蘇軾有老僧欲住
 刑帝親政召為正言口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夏
 力攻之且論內侍以搖宣仁后至此為呂武云

四月貶知定州蘇軾知英州御史虞策言軾行呂惠卿誥
 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
 帝愛民求治之意一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與竄已八
 矣策等即當時史何故畏避不即詔改元曾布上疏
 事且乞改元以非觀望即帝不納詔改元請復先帝
 天意帝從之

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章惇為
 尚書左僕射時帝右復熙寧元豐之志首起惇為相惇於
 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

尚書左僕射是專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

通鑑綱目卷之

七

履來之邵張商英因秩程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
 謀朋茲報復仇怨起惇之被召也通判陳權從衆道謁之
 轉聞權名邀與同裁司馬光茲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
 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
 先烈而大政成緒誤國如此非茲邪而何惇曰不察其心
 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茲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
 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
范純仁罷帝召章惇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群邪間之不能盡
 行其言凡薦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
 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其不知其門下純仁曰
 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以蔡京為戶部尚書**自成都以林
 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希蔡采為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扣用蘇
 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乃命之俾典書
 詰送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魚肉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

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矣復熙寧免役法三省言後法尚
 定之右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敷者用錢雇役
 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
 顧者請詳為裁省中書言自行差役法十年民間苦于差
 擾前後議者紛紜變更不一未有底止章惇請復行免役
 法詔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請取熙寧成法
 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役司馬光
 章惇所見不同蔡京再益其事成於反**蔡京請重脩神宗**
 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茲

實錄從之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
 石之過以明帝之聖蔡京安石壻也上疏言先
 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冊而實
 錄所記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判定使後世無惑詔京兼
 同脩國史重脩之京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

石舊作日錄文飾茲偽芟落事實盡改正史**閏月復以**
 陸師閔等二十三人提舉常平等事○**罷十科舉士法**井從

亮采之言也以安燾為門下侍郎。復義倉。貶吏部尚書彭

汝礪知成都府章惇惡其不附已修五月詔進士專習經

義罷詩賦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乃復

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立宏詞科帝謂制

與進士無異欲罷之會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校制科策因

言先朝既策進士即罷制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與帝意

合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

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

之士遂改置宏詞科歲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請試如見

守官則受代乃請率以春試上舍生附試不專立院也所

試章表露布檄書用駢儷體頌箴銘誥諭序記用古體或

駢儷惟詔誥赦不以為題凡試二日四題試者雖多取

無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省覆試之分上劉奉世罷奉世

中二等推恩有差詞藝超異者奏特命官劉奉世罷奉世

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

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

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張商英請看詳元祐奏疏

從之張商英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

之所建中書之所勸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

詞臣之作命無非指擿扶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之羽

王宗暉卒以其弟宗晟嗣。復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豐

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

而由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六月以許將為尚書左丞

得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李

○安置知英州蘇軾于惠州來之邵論軾詆斥先朝也軾

愚皆得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除進士用王安石字說

之禁從大學博士高麗王運卒子昱嗣。秋七月追奪元

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贈謚貶吳大防劉執摯蘇轍

梁燾官詔諭天下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翟思劉拯上官

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家

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

追奪老公著贈謚所立評奪嚴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

監擊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

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

及章惇至心甚不悅乃與立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

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

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

無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乃下詔大臣朋黨司

馬光以下各輕重議罰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

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

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

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

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

恨正慮意在報復法

令益峻奈天下向

八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頗刺淑卒

弟盈歌嗣頗刺淑病將死嘆曰我兄真多智哉既卒

復罷賢良方正等科。罷廣惠倉。罷廣文館。以呂惠

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

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

過關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上納

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而泣帝正色不荅乃去

冬十

二月重脩神宗實錄成以蔡卞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史

七

七

七

七

七

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澧黔州下進神宗實錄於

誣降官安置遷下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以隱王安石之過度庭堅曰如公言蓋

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

二年遼壽隆元年春二月居秘書監吕大防于安州以監脩神宗實錄詆

誣貶秩分司南三月嗣濮王宗晟卒以其弟宗愈嗣夏

四月置律學博士○秋八月嗣濮王宗愈卒以其弟宗綽

嗣○九月有事于明堂赦○冬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

卞為尚書左右丞○殿內侍陳衍監郴州酒稅初衍以梁

管高韓王宅累轉左藏庫使宣仁后崩出為真定路都監侍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

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吕大防詞臣蘇軾衍坐貶淮簡以援

引除名安置全州梁知高麗王昱有疾遼命其子顯權知

國事○贈蔡確太師謚忠懷論定策貶監察御史常安民

監滁州酒稅安民論章博頴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博造所親信語之曰君

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為時相游說邪博益

怒安民復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數十上度終不能回帝意遂乞

外帝不許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皇博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吕公著書白帝以為比帝為漢靈帝微怒安民不辨賴

安燾力救得免安民復論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

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

不早覺寤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夫
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信也至是御史董敦逸
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上言教坊不當於左司諫
相國寺作樂帝怒出監滁州酒稅安熹營救不克

張商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熹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熹罷熹與

為布衣交博觀其助已而熹不下之遂有隙博用白帖與
譙元祐臣僚熹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博曰
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博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
帝熹言不行博怨益深及救常安民博遂言熹與之表裏

鄭州貶知陳州范純仁知隨州明堂肆赦章惇豫言此數
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為上疏申理所親勸其
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
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

三年遼壽隆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嗣濮王宗綽卒以**
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丙子

其弟宗楚嗣**夏入寇圍塞門****遼生公直伐紇石烈**

部阿疎阿疎奔遼盈歌嚴節度使星顯水統石烈部阿疎
阿疎受其賜而謀益甚盈歌召之阿疎不往與同部人毛
堵祿勃董等作難盈歌自將由馬紀嶺伐之復遣撤改由

胡論嶺以進撤改攻鈍思城克之盈歌至阿疎城阿疎聞
之與弟狄故保往訴于遼遼為之遣使止盈歌勿攻盈歌
不得已留勅者守阿疎城而還會陶温水徒籠古水紇石
烈部人阿閣版及石魯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鷹使者遼

命盈歌討之入其城**秋七月夏入寇順寧砦****安置元祐**
出遼使存者數人

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賀英州元祐中民間驩傳宮中求
乳婢祖禹安世聞之同入

諫宣仁后曰無之乃止時劉婕妤好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怨
二人欲害之乃言乳婢斤婕妤好也請治之於是坐二人構
造誣謗之罪謫授昭新州別駕賀英州安置祖禹平生論諫
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平生論諫

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析事宜平易
明曰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八月遼生女直

伐其屬部留可等平之烏古論部留可詐都敵庫德鈿恩

副都統辭不失阿里合邁幹帶等伐留可詐都等謾都
石土門伐敵庫德阿骨打伐鈿恩獲鈿恩敵庫德留可奔

遼於是諸九月廢皇后孟氏為仙師出居瑤華宮時劉婕

好寵冠後庭嘗同后朝景靈宮詎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
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縣金飾婕好亦欲得之

從者知其意取座與后等后閣中不能平因傳唱曰皇太
后出后起立婕好亦起尋復坐則或撤婕好座矣婕好遂

什于地對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和隨謂婕好曰母以此
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好有也會后女福慶

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
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

與外間異耶令左右歲之從人帝至貝言其故帝曰此人
常情耳后即焚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

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居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后講詞
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

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脩至肢體駁折至有斷舌
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

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却隨等以言脅之敦逸
畏禍乃以奏讀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

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是
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好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

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
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

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
外乃邈川首領阿里骨卒。冬十月夏主寇鄜延陷金明

皆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
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奉其母率衆

五十萬大入鞏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
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

十月自長城一曰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梓
鼓繼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
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
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十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俞
死之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以冀
過十日勝不過一二若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即引退

原為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之改學校法引原自
助及原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

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
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四年

遼壽隆

春正月以贍征為邈川首領

也性嗜殺部族

武諸殺之其黨皆死獨哈爾羅結得逃以董種踈族溪
巴溫居隴逋部河南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溪巴溫
之子杓抄據溪司城瞎征攻殺杓抄殺羅結奔河州焉
李清臣免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呼可告清臣謀
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

史劾免之當帝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
弼謨俾日迹忠謹疏絕回適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
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覲柄用首發紹述
之說以隙國是群姦嗣之重為薦紳之禍焉
二月追貶

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王巖叟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

范百祿胡宗愈等有差

三省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為姦
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

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
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
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
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
夏人寇綏德城

○復元豐權茶法○復罷春秋科○安置元祐宰執呂大

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劉奉世及王汾

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虔州卒

其兄大忠自涓入

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慶安陸
 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
 忠泚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即言司馬
 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
 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
 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
 世遂與大防摯為舒鼎州團練副使轍盡為化雷州別駕
 純仁為安武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
 世為光祿少卿柳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黜韓維王汾落職
 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復
 命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
 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秦觀
 十七人于通隨峽衡蔡亭單饒均池信和金光繼連橫等
 州居住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
 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
 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
 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計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
 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熈已卒大防行至

廣州信豐而卒摯燾皆卒于貶所天下惜之○純仁時因
 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純仁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
 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
 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
 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
 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嘗戒諸子曰不
 可小有不平也每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
 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蓋以為命也

聚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

子少保是歲卒

左司諫張商英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
 馬光故也是歲薨年九十二彥博逮事四

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
 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諫臨事果斷有
 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為中書侍

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林希同知樞密院事

初布附章惇觀

引居同省故草博制極其稱羨復贊紹述甚力博忌之處
 下樞府由是不平時章博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
 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
 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
 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初希為中書舍人凡推明紹述貶
 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
 摯蘇軾蘇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斥宣
 仁后為老姦擅國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徙蘇軾于昌化軍范祖禹劉安世于賓高州坐元祐黨再
 故儻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軾至做官舍以居有司
 以為不可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甃畚土以助之因與幼子
 過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焉
 三月夏人寇麟州遂罷魯蘆張構

敗之○蹇序辰請編類元祐宰相司馬光等章疏從之章

議遺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
 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博志不快於是申書舍人

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
 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宗廟睥睨兩宮觀事
 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
 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校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
 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
 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成章博蔡卞請帝命序辰及
 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凡一
 時施行文書檣拾附著纖悉不遺凡四十三帙上之由是
 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薛昂林自又乞毀資治通鑑大
 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得章察帥師城平夏案知渭州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
 免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若數十所以示
 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
 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嚴察迎擊敗之二旬
 有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博因請絕夏人歲
 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高麗王昱卒子顯嗣
 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夏人大懼

○夏四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初恕久斥外郡心懷憤恨

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之功謀

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要康

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

燾且出康書為證及確卒帝臨奠確子渭於喪次闡訴乃

贈確太師起恕知青州章惇將甘心元

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

追貶元豐宰相王

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為司戶參軍

邢恕嘗置酒誘高遵裕

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

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

曰有兄士克已死怨曰此

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

珪為相欲立徐王偁遣士

克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

京曰不知怨因咱以官爵

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弟

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

及恕為中丞遂以此齊婁太后

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

子寅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

方今主少國疑宣訓專猶

可慮又令王穉為高士京作奏

言父道裕臨死屏左右謂

士京曰神宗爾留之際王珪遣

高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

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

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

追貶珪為萬安軍司戶司馬

光崖州司戶呂

公著昌化軍司戶贈遵裕奉

國軍節度使

貶朝議大夫

致仕韓維為崇信軍節度副使

以其朋附司馬

六月癸

未朔日有食之。嗣濮王宗楚卒以其弟宗祐嗣。秋八

月以世開為安定郡王

燕懿王德

王愍復宥州

愍卿延冬

十一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

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

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

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

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欲入

亦不許

復立市易務。戶部上天下民數

主客戶一千

萬五千五百七十三

播州夷楊光榮內附

九百四十三

元符元年遼壽隆四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

劉銀村脩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求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二月嗣濮王宗祐卒以其弟宗漢嗣。三月下文及

甫同文館獄遂殺內侍陳衍于崖州錮元祐宰執劉摯

梁燾子孫于嶺南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化

梅州進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劉摯呂大防同相文彦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怨

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

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

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

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彦尚主其兄忠彦則粉昆也恕以書

示蔡確之弟頌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

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

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翰林學士蔡京諫議大夫安

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

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

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以族罪遂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

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為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

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以去陛下腹心廢顧命大臣蔡確

等以翦陛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

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為馬比詢

何漢刊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

九

何漢刊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

七

訓導錢如瑛校正

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
 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蔡
 京觀求執政故治同文館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
 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
 止進承旨京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
 布由是有隙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
 郝隨為助惇卞欲危帝之事既敗王珪又起同文
 館獄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
 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殿天日在上此語
 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寤取惇卞奏就燭
 焚之郝隨規知之密語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
 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夏四月安定郡主世開卒○林
 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惇卞在樞密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
 希免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密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
 顯謨閣御集也五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于大慶殿赦

六月改元四月壬寅學士院上寶聖靈光 六月戊寅朔改元直秋八月改熙河蘭岷路為熙河蘭

會路○九月編管杭州通判秦觀于橫州觀豪俊善文為

黨籍出通判杭州又坐增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察大

敗之獲嵬名阿埋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

甚衆夏主震駭捷至帝為御紫宸殿受賀察在涇原久時

夏人肆暴邊吏畏愞察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

休息宜稍取其七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圍然後諸路

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廢矣章惇與察同宗言多

見采由是割州一城皆九屢敗夏人而諸路
 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敗夏人不復振
 二年夏末安元五年春二月詔許高麗遣士宿貢○夏國母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

四十一

訓導錢如填校正

梁氏卒遣使來告哀詔卻之。三月遼使蕭德崇來夏人告敗

于遼以求援遼主為遣僉書樞密夏四月郭知章如遼使報

也五月置西安州即南牟會秋七月王贍克邈川首領瞎

征自青唐來降詔以胡宗回為熙河經略使鐵羅結之奔

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贍引兵趨邈

川欽彪阿成以城降贍留屯之贍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

身自青唐來降于贍詔以八月初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

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會與熙河為一

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建葭蘆砦為雲寧軍。特

授呂惠卿檢校司空知杭州九月夏人來也子茂昭生

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胤右正言鄒浩于新州妃多材

寵既排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胤友端相結請她正位

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她生子茂昭帝大喜遂立焉浩以

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

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每寵而孟后廢今乃

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

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

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即帝變色持其章躄若有所思

因付于外明日章惇抵其任妄命御史石豫左肅勸之乃

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

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遷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

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真善地不聽。初陽程田書議論

金鑑卷之

四

馮敬刊

也浩茫然白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又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忠為孝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欽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御史中丞邢恕免而侯朝廷過舉乃言為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懷猜憎而外持正論帝屢白惇短惇遂構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閏月黃履罷坐救鄒青唐復叛王瞻討之首代為中丞惇

領隴撥以城降詔以青唐為鄯州王瞻知州事邀川為

潼州王厚知州事宗哥為龍文城悉叛瞻棄鄯州而

還 贈征既降于王瞻而瞻與總管王瞻爭功交訟於朝於是青唐大酋心年欽應迎漢巴温入城立木征之子龍

擄為主其勢復張瞻征大懼自髡為僧以折免熙河帥胡宗回督瞻進師瞻遂攻隴擄與心年欽擅等皆出降

厚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瞻知州事邀川為潼州王厚知州事瞻留鄯州

如帳謀反瞻擊破之殺心年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積級

人圍邀川夏衆十萬劫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各帥所部

復叛胡宗回遣王吉种朴等討之相繼陷没將士奪氣於

是轉運使李詒劾瞻盜取二州財物因此廢廓州為寧砦

致變曾布亦言瞻劾造事端謫于房州

城○安惇請看詳元祐訴理事從之精圖治明審庶獄而

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

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皇子重茂

卒冬十一月以綬德城為軍。暨夏平。夏人屢敗遣其

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安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

三舍法蔡京既上內外學制頒諸天下矣然三舍之法獨

法考選升補每州上舍生一人內舍生二人歲貢之其上

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生三試不升舍遣還其州其

內舍免試至則補外舍董韓其事

三年遠壽隆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皇弟端王佖即位皇

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羣

事須早定章惇抗聳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

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

長則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此則端王

佖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

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下許將相

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

不同諸王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群臣請

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哲宗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召用諸

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及舊茲復用假紹述

皇子重茂

夏人屢敗遣其

令能嵬名濟等

三舍之法獨

依太學三舍

無謂羣

似太后曰

不可於此

則端王

曾布叱之

極當蔡下

許將相

且仁孝

群臣請

乃許之

召用諸

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及舊茲復用假紹述

卒冬十一月以綬德城為軍。暨夏平。

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安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

三舍法蔡京既上內外學制頒諸天下矣然三舍之法獨

法考選升補每州上舍生一人內舍生二人歲貢之其上

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生三試不升舍遣還其州其

內舍免試至則補外舍董韓其事

三年遠壽隆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皇弟端王佖即位皇

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羣

事須早定章惇抗聳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

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

長則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此則端王

佖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

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下許將相

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

不同諸王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群臣請

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哲宗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召用諸

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及舊茲復用假紹述

皇子重茂

夏人屢敗遣其

令能嵬名濟等

三舍之法獨

依太學三舍

無謂羣

似太后曰

不可於此

則端王

曾布叱之

極當蔡下

許將相

且仁孝

群臣請

乃許之

召用諸

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及舊茲復用假紹述

皇子重茂

夏人屢敗遣其

令能嵬名濟等

三舍之法獨

依太學三舍

無謂羣

似太后曰

不可於此

則端王

曾布叱之

極當蔡下

許將相

且仁孝

群臣請

乃許之

召用諸

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及舊茲復用假紹述

皇子重茂

夏人屢敗遣其

令能嵬名濟等

三舍之法獨

依太學三舍

無謂羣

似太后曰

不可於此

則端王

曾布叱之

極當蔡下

許將相

且仁孝

群臣請

乃許之

召用諸

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及舊茲復用假紹述

趙懷德瞎征為懷遠節度使知隴州貶胡宗回知蘄州安

置王贍王厚手嶺南王贍既棄青唐溪巴温與其子溪賒

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有乃復以命二人而貶贍于詔

求直言以崔鷗為相州教授以四月丁酉朔日當食詔求

忠邪為奉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

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

而天下皆曰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

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畧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

可也蔽遮主聽辨斥正人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

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

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

人倘洋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先忠信直諫聞於華夷

之險天下士大夫乎曰博賦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

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耶京師語曰大

博小博殃及子孫謂博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

蝮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

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

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

大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以世雄為安

定郡王世雄燕懿王三月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為

左正言鄒浩為右正言韓忠彥曾布共薦之也夏四月丁酉朔日有

食之。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

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大赦大赦天下應元符二年詔

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純仁時在

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

先制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人醫

使制訓有曰豈徒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官

使趣入覲純仁聞命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

否且曰范純仁得一儀次第之共畧曰蓋嘗先天下而憂

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共畧曰蓋嘗先天下而憂

期不負聖人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曰未解疆

曰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曰未解疆

年正月卒于鄧年七十五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誼之

所在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

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

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之則明雖有聰明怒已則

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

成德其人書之坐隅。載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朝

奉師父洵為文嘗自謂作文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

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文皆可書而

誦之其體渾厚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自

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諫論挺挺大罷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節群臣無出其右者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編類臣僚章疏局。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

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

遂降是蔡卞有罪免。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

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

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禁不啓齒

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殿中侍御史龔

夬論惇卞之惡且曰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

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

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

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

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

朽骨銜冤于地子孫禁錮于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

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

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茲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狡之為力

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

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于惇名正典刑以謝

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巳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

州御史中丞安惇有罪免。惇為中丞屢與大獄士大夫或

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謠至是召鄒浩為右

正言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

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為不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

可復用惇懼乞罷遂知潭州。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

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

刑恕有罪均州安置。恕知南安軍右正言陳瓘秋七月皇

太后詔罷同聽政。八月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神御也

西以奉葬永泰陵。九月章惇有罪免。惇為相專圖復怨

哲宗。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臺諫之任由是正人無一得免

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太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蕪山陵

使靈與陷澤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州冬十月夏人來貢

次升龔史陳瓘等劾其不忠免知越州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歸田里

右正言陳瓘上言無罪者既蒙昭雪則看詳之官如蹇序

辰安惇等傳致語言指為謗訕安可不加罪乎序辰與惇

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因謂訴理之事形迹先朝遂

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

里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有罪免

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

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

隳矣龔夫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

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

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澁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

京收實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立起狂獄多斥善士天

下寃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

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內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

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

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

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章惇有

罪貶為武安軍節度副使居之潭州

局取宣仁后垂簾時臣庶陳述及訢理得罪于熙豐之間

者章疏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之罪責其受禍者八百

三十家加以剝皮刻骨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以韓忠

此宜加深譴於是照惇武安節度副使居於潭州

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

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

公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

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
為輔佐侍從臺諫性往皆前日事停卜者一旦勢異今日
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以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
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
路異時博卜縱未至一蔡京足以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
蕪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作以害國事者○罷平準務○林希有罪貶知揚州言正

祐論知大名府林希黨附權要之罪故也十一月詔改明年為建中

靖國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明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

禮為尚書右丞○出宮女六十九人○遼封高麗王願為

三韓國公○遼生女直部伐阿疎城取之劫者守阿疎城

疎在遼遠為使使命盈歌罷兵未至至盈歌使烏林谷石魚
生佐効者戒之曰遼使來罷兵但換我軍衣服旗幟與阿
疎城中無辨勿令遼使知之因戒効者曰遼使可以計却
勿聽其言遽罷兵也遼使果來罷兵盈歌使胡魯遜遜二
人與俱至阿疎城効者見遼使詭謂胡魯曰我部族自相
攻擊干汝等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援劍刺殺胡魯遜遜
之馬遼使驚駭遽走不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執敵
故保殺之阿疎復誅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來盈歌至
來流水見之乙烈問阿疎城事命盈歌曰凡攻城所獲存
者復與之不存者倫賞且徵馬數百匹盈歌與其下謀曰
若償阿疎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用也乃令主僕禿谷兩
水之民陽為阻絕鷹路復使驚故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
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為盈歌謀也
信之命盈歌討阻絕鷹路者而阿疎城事遂止盈歌聲言
平鷹路政于土温水而歸遼使使賞其功盈歌令蒲
家奴以遼賜物給主僕禿谷之民且脩鷹路而還

通鑑續編卷第十

通鑑續編卷第十

四一八



